



西部创业人

生命的路是向前的，什么都阻止不了。  
自强为天下健，志刚为大君之道。

朱万祥 著述

王建国 执笔

兰州大学出版社

志一我心

朱万祥 著述  
王建国 执笔

# 息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悠我心/朱万祥著述,王建国执笔. —兰州:兰州  
大学出版社,2008.9  
ISBN 978-7-311-03106-0

I.悠... II.①朱...②王... III.朱万祥—自传  
IV.K8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973 号

策划编辑 张宏发 施援平  
责任编辑 施援平 张宏发 李 晖  
封面设计 张友乾

---

书 名 悠悠我心  
作 者 朱万祥 著述  
王建国 执笔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onbook.com.cn](mailto:press@onbook.com.cn)  
印 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106-0  
定 价 48.00 元

---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 序

卢有治

朱万祥先生的自传《悠悠我心》付梓问世了。他百般诚恳地要我为之作序，虽然自知浅薄，但盛情难却，也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本书是他对近70年尘封记忆和逝去岁月的记录，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自强不息的心，情真意切、感人至深！正是靠着这样一颗火热的、不屈不挠的心，他有了今天的成功。

朱万祥先生取得成功后，很多人都称赞他有“非凡的头脑”，有“点石成金的创造性思维”等等，而我则认为，他是靠勤劳、吃苦精神、好学探索等逐步积累走向成功的。当然，世界上有些人是靠“创造性思维”成功的，如比尔·盖茨。他对“创造性思维”曾经有过十分形象的描述：创造性思维犹如原子裂变，只需一盎司就会带来无以计数的商业效益。西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就是对“创造性思维”的最好注解。据说上帝制造了一个怪结，称为“高尔丁”死结，并许下诺言：谁能揭开“高尔丁”死结，就将成为亚洲王。所有企图解开这个怪结的人都失败了，最后，轮到了亚历山大。他说，“我要创建自己的规则。”他抽出宝剑，一剑将“高尔丁”死结劈为两半，于是他成了亚洲王。这个故事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创造性思维”的真谛。朱万祥先生则是靠一步一个脚印的辛勤探索，从经验积累中走向成功的。他的成功印证了“天道酬勤”，印证了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名言：“成功的秘诀无他，就是吃必要的苦，耐必要的劳”，也印证了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的名言：“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40岁以前的朱万祥先生完全是一个平凡的农民，多数人看不出来他会有今天。其实，在过去困难的年代里，他已经在知识、经验、吃苦精神等诸方面有了深厚

悠悠我心

的积累。遇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机遇，找到了发挥潜能的舞台后，他便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企业家。朱万祥先生的成长过程，使我想起了巴西的一种植物——火红花。火红花刚长出地面的时候，小得可怜，只有拇指那么大，长在地里几乎不被人发现。它从春天起就这么丁点儿大，生长了8个月后还是那么丁点儿大。但一进入10月，它就像被施了法术一样，一天扩展3米。十几天时间，它的枝叶便可把一亩地长满。再去看它，满眼的火红花，开得极为旺盛。只有研究人员知道，火红花在前8个月里都是在努力地伸长根部。它的根就像一棵大树那样壮，有30厘米粗，令人难以想像。而正是由于火红花的根已经在前8个月里长得如此强壮，才使它得以在十几天内爆发能量，长出一片耀眼的辉煌。

世上有许多所谓的奇迹，背后都有深深的根源，细加探究则不难发现，那奇迹中承载的代价，早已超出了常人的想像。朱万祥先生的多半生正是如此！

祝愿他的儿女能悟到这本书的“真谛”，将他的事业发扬光大；但愿有志于成就事业的年轻一代，也能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2008年6月

# 目录

序 / 卢有治

## 我的童年

生命的开端 / 001

母亲 / 003

爹和娘 / 005

我的哥哥们 / 007

在小芦塘 / 010

## 少年的我

我要读书 / 020

走进学堂 / 021

勤工俭学 / 030

动荡的初中年代 / 033

鸿鹄满志 / 038

## 涉世之初

投身教育 / 046

成家立业 / 049

为稻粱谋 / 053

焦  
一  
我  
心

糊里糊涂闹革命 / 061

奔走江湖 / 067

独领风骚 / 081

## 苍黄岁月

飞来横祸 / 104

在景电工地 / 115

## 敢问路在何方

小手艺 / 125

副业新路 / 128

新的拓展 / 131

大发展 / 136

爹亲娘亲 / 139

## 创办实体

煞费苦心 / 145

购置设备 / 147

水电到位 / 148

开张大吉 / 152

质量保证 / 153

扩大生产 / 154

## 新的事业

温州考察 / 158

初建编织厂 / 166

权宜之计 / 172

再下江南 / 178

## 转制拓路

- 尝试股份制 / 187
- 劈山扩基 / 189
- 精诚团结 / 193
- 多种经营 / 195
- 坚守诚信 / 204

## 天道酬勤

- 扬鞭奋蹄 / 209
- 重建编织厂 / 212

## 谋绘宏图

- 腾飞基地 / 200
- 统一思想 / 222
- 完善战略 / 223
- 人企合一 / 225
- 全面创新 / 228

## 收购国企

- 寻找契机 / 234
- 白银饭店 / 236
- 柳暗花明 / 238
- 敬天爱人 / 240

## 第一读者感言

- 敬天爱人 宏泰永恒 崔明 / 249
- 让爱心永放光芒 林志国 / 251
- 我所认识的朱万祥 张宏发 / 253
- 敬天爱人 草根英雄 施援平 / 257



## 附录一

朱氏宗脉索寻 / 259

## 附录二

执笔人简介 / 261

## 后记

息心

# 我的童年

世界上唯一随着时光流逝而越变越美的东西就是回忆。

人生在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立德”、“立功”，我不敢自诩，让世人或后人评说为好；“立言”我亦不敢，只想把自己的沧桑岁月、坎坷历程、人生感悟留在纸上，让后人或者读者，从中获取些许有益的东西。

开篇伊始，我想引用冰心的一首小诗——《成功的花儿》，作为引子：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明艳，  
然而当初它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 生命的开端

我的祖上，原系陕南紫阳朱氏分支派衍，别立小宗。明万历年间，因贸易商运，支脉朔迁，投寄宁夏中卫前所营落脚，继而转居中卫泉台子。人迁地变，我祖又由中卫迁至靖远三角城（又名三

悠  
我  
心

滩),裴坡寺一带,辛勤耕种,家道渐兴,枝叶又渐繁茂蔓延。丁繁族旺,种地为生,渐难承载,我祖支脉又迁至常生窑马缠嘴,拓荒整地,蓄养家畜,从此创出了基业。

常生窑虽然临近黄河,但是山峦丛立,沟壑纵横,可耕可灌的土地仍然有限,已经很难承载数倍增生的人口了。我奶奶的娘家人——罗家宗族,率先迁至有自流大水浇灌庄稼的锁罕堡。听说我的罗家几个外太爷,人都特别勤快厚道,四个儿子也都十分精明能干,他们迁到锁罕堡后不久,就置办了水浇地、旱沙地、漫水地,车马牛羊,还置办了骆驼队,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家道也很兴旺。

常生窑人多地少,大多数人家生活都比较艰难。我们朱家,由于诸多的原因,家道也逐渐衰落,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生计的地步。所以,家父成基公,13岁就随我的祖父怀标太公,也迁至锁罕堡,投奔我奶奶的娘家——罗家来了。

1942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我就出生在锁罕堡(现叫兴泉),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从这个小镇开始的。

罗家在锁罕堡可算是土地成垧,牛羊满圈,车马骆驼队俱有的大户人家了。我的祖父率家迁居锁罕堡后,主要是仰仗罗家的帮助,才得立住脚。我的祖父勤快厚道,农活杂务,干练精明,并且人穷志不短,辛苦操劳了几年后,就改造了荒滩,自己日夜忙碌,铺压了20多亩旱沙地,这就为我们一家在锁罕堡生息、住留、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以后,我的祖父携带我的父亲,除自耕自种自家的田地外,再忙里抽闲地打些短工,家里的日子也就渐渐过得下去。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的祖父于36岁的本命年上,难逃大劫,溘然与世长辞。实际上,他是含辛茹苦,长期辛劳,积劳成疾;再加上家道贫寒,缺医少药,过早地走完了人生之路。当时,在我们家里,祖父就是一片湛蓝晴朗的天,天塌下来了,我们的家顿时陷入一片黑暗。暗无天日的岁月何时才是个尽头呢?所幸的是,我的39岁的祖母,以妇道人少有的韧性和天赋,守寡持节,重新又支撑起了这个家庭的蓝天。祖母拉扯着父亲、叔父和三个姑姑,于艰难困顿之中重振家业,率领我们朱家继续挣扎向前。但是,苦难的家庭总是各有各的不幸——我的两个姑姑又先后生疾、夭折。肩负重担的祖母,在丧夫失女的沉重打击下,心里有多么大的痛苦呀!

祖母的眼泪哭干了,心血却不能流干呀——还有一家4口人呢!意志坚强的祖母,又一次擦干了泪痕,挺直了腰板,携儿领女,挣扎在人生坎坷崎岖的道路上。

我的父亲13岁就给舅舅家干活,叔父8岁也开始给舅舅家打杂,实际上就是混一口饭吃,祖母给舅舅家帮厨。就这样,依靠娘舅家,我们全家人都忙活了起来,一家4口人的性命才顾缠了下来。尽管日子过得很艰辛,但人活下来了就是万福。

我从奶奶、父亲、叔父的口中，都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那许多辛酸的往事，我们也永远铭记娘舅家的救难之恩。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始终是我温暖而安全的港湾，而父亲则是港湾上的那片独特的风景。

父亲在18岁那年离开了娘舅家，从此独自支撑起了我们破碎而苦难的家庭。他赶着毛驴跑脚，披星戴月、马不停蹄，赚得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后来，我从奶奶的口中得知：父亲一边跑脚，一边操持家务，渐渐地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就和本村王家姑娘（即王连科、王连升的亲姑姑）拜堂成亲，组成了一个有人烧火做饭、有人操持家务的家庭。父亲和王氏先母生有一个心爱的女儿，小名梅花。可是王氏先母英年早逝，我们多难的家庭又陷入了一个老幼难生的境地。后来，梅花姐姐在全家人的呵护下长大成人，许配给小芦塘的郝生魁为妻，生下5个姑娘、5个儿子——她就是郝虎、郝胜、爱娃等兄弟姐妹的亲娘。

日子再苦总是要过下去的。深受丧妻之苦的父亲，深知一家人的生存就指望着他，他又一次挺直了脊梁骨为着生活而奔忙不息。

## 母亲

父亲精神好了一些，就续弦本村付家的姑娘。这位贤惠能干的姑娘，就是我最尊敬、最怀念，也最留有遗憾的生身母亲。母亲生有我们兄妹6人，4男2女，一家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但总还是热热火火的一个温馨的家。然而，就在我刚满5岁、小妹仅3个月大的时候，天降大祸——我的母亲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那一年，她才39岁，我的父亲也只有43岁。

母亲的去世，使我们这个完整的小家塌了，倒了，散了。父亲失去了贤内助，骨架散了，精神也崩溃了，整天缩在炕头只是抽旱烟，思念着母亲，甚至幻想着母亲能够再生显世。因为母亲太能干了！太贤惠了！母亲给我的印象虽然不太深，但总还是有所记忆的。我从奶奶、父亲、大哥，还有邻居们日常的叙述中，搜寻、积累着母亲的温馨，母亲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渐渐刻印在了我的心中。

我的母亲贤惠能干。父亲赶着毛驴常年跑脚在外，母亲事实上是我们家里里外外的一把手了。田地里的农活，家里的杂务，母亲处理得井井有条，尽管日子不够富裕，但一家人还是过得红红火火。母亲孝敬老人，在邻里间可以说是一个楷模。邻居都说她和我奶奶之间，哪里像一对婆媳，简直就是一对亲生母女。母亲去世后，奶奶日夜哭个不停，心灰意冷，精神恍惚得几乎有些呆痴了。她老人家常常

自言自语地说：“我这辈子罪孽大呀！没福气享受好媳妇的伺候孝敬。媳妇活着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几次亲自摸摸我的炕热不热，问寒问暖；她宁可自己不吃也要给我端来热菜热饭，可现在她在哪里？天不怜人，咋就让她先我而去了呢？”

母亲是热心肠的人，亲友邻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她都乐于热心帮忙。谁家要蒸馍馍，母亲就去给把握着放灰，不强不弱，恰到好处，蒸出的馍馍既好看又好吃；谁家要擀长面，母亲就主刀切面，切出的面又长又均匀；谁家要过红事，母亲就主勺调大茶，调出的大茶稀稠适中，色美味香；谁家如果住锅断顿了，只要母亲听到，就会主动送去米面接济。邻居家谁有个头疼脑热的，母亲总会登门探望，并力所能及地找医寻药。我们家有点啥好吃的，母亲都会给邻居端一点。母亲去世后，闫家姨娘、四舅母等老人每每遇见我就念叨着，我的母亲把谁家的事都能当作自家的事，总是热心热肠的，天底下再也没有这样好的人了。村上有个孤寡老人王三奶常说，我的母亲常常给她洗头洗脚，她的衣服几乎都是我的母亲给浆洗缝补。母亲去世时，王三奶哭得死去活来。她老人家痛苦哀号，呼天唤地，愿将自己的老命换回母亲这样的好人来。可是世事不公，苍天何曾有眼？善良的人们总是不能长寿，勤劳的家庭又为何总是多灾多难啊？

母亲去世时，懂事的大哥刚满13岁，已经读了两年小学，他悄悄地背回了书包，打算从此接下持家的担子。当时，我的二哥和三哥分别只有10岁和8岁，没有了娘，他们呆了、傻了，真正是变成草了。不懂事的我只有5岁，大妹妹也只有3岁，我们只是整天哭着要吃要喝。更让人揪心的是，3个多月大的小妹妹整天整夜地哭个不停，她要吃奶，她要妈妈的体温体味。可怜的小妹妹声嘶力竭的哭叫声，撕心裂肺，常常引得满屋子人都以泪洗面。

4个儿子未成人、小女儿还在襁褓中，母亲却撒手人寰，这样深重的灾难，降临到谁的家庭，都是莫大的苦难啊！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来照料、安慰、出谋划策。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出了一个将就的方案：把年迈的奶奶暂时从叔父家接过来，给全家人先长个精神。大伙儿一致开导、鼓励父亲：为了儿女，为了这个破碎的家，要振作起来，可不能垮下去。说归说，可做起来千难万难。一家七八口人，烟洞里要冒烟，饭锅里要下米。而且老的老、小的小，在那样的境况下，让父亲怎么振作起来呢？为了活命，父亲只能采取下策：二哥由远方的孛爷领到一条山他家去，给他们打杂放驴；三哥由村上好心的李国治爸爸领到他家去打杂，只有8岁的孩子，能干个啥呢？两个哥哥就这样被分领到别人家，勾灰、填炕，白天放驴，夜晚添草，再干些打扫院子提水倒灰的活儿，好歹他们算是有个混饭的地方了。小妹妹由本村好心的王爸、王婶抱去抚养，就算送给他们当女儿了。大哥就成了我们家

里的小大人了，他挑起了家里主事儿的担子。我和大妹妹在家里那时还只能添乱、吃闲饭。大家希望这样的安排，或许还能顾活一条条命。这样的下策，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热乎乎的一个家，就这样生生地四分五散了，我们兄妹6人在人世间就成为地地道道的没娘娃了。天底下最苦的人，就是我们这样像根草一样的没娘的孩子。

## 爹和娘

破碎的家总有它的过法，日子再苦也总得往过熬。父亲挺过了这重重煎熬后，又重新站了起来。那一年冬天，父亲锥了一双妈妈生前给他做的旧鞋，穿起妈妈给他做的旧棉袍子，头上裹一块蓝布包头，赶着毛驴又开始跑脚了。北方的天气，冬天是很冷的，大多数人出门都穿羊皮袄，可是父亲只能简装御寒了。父亲的振作撑起了这个家庭的精神。父亲挺起他那在苦难中已经磨炼得像山一样的脊梁，担负起灾难甩给他的千金重担。父亲有着像海一样的宽容大度，他能容纳人世间一切的酸甜苦辣。

父亲跑脚做生意，主要是赶着毛驴到内蒙古去驮盐，驮到兰州卖出去，挣一点辛苦的跑路钱，或者在小芦塘驮上砂锅，到天祝、临洮、靖远等地换点粮食、土布之类的生活用品。父亲常年奔波在外，辛苦不必说，还常常要冒着各种危险。做小生意的利润是很微薄的，与其说是跑生意，毋宁说是要饭糊口。有时一趟回来，一分不赚，还要赔本。而父亲不让家里人发愁，常常会乐观地说：“好着呢，生意生意，有赚有赔，赚了就好，赔了就算咱家这一趟减了三张口，不也省了些吗？”父亲常说，他跑脚要是在夏天就比较理想，可以不住店，找个有水有草的地方歇息一夜就行了。可是，有夏就有冬，而且冬天没有了农活，才是跑脚的好时机。冬天天冷人畜都受罪，而且没钱住不上店，只好留心观察，找个避风挡雪的土坑或砂窑，顺路再捡一些干柴，歇脚的时候有柴火御寒壮胆，一夜也就过去了。父亲赶着毛驴出门在外的时候，家里人就扳着手指头计算他归来的日子。驮着货物的毛驴，一天只能赶过四五十里的路程。顺利了，跑一趟兰州需要10天左右，跑一趟天祝或者靖远则需12天左右；如果不顺利，就没准了，有时要有20天才能回来，家里人就一直悬心到父亲归来时为止。这些年来，我乘着小车往返于兰州——景泰，或者是靖远、白银——景泰之间的路上，每每感慨万千，常常想起父亲当年跑脚的情形，他老人家当年为了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在如此漫长的路程上，曾经历了多少艰难！

可能是由于母亲去世太早的缘故吧，父亲有着慈母一般的温柔，从不打骂我

们这几个没娘的孩子，这在西北的汉子里是少见的。父爱给了我们生活的勇气和成长的翅膀，父爱帮我们扬起了生命的风帆。父亲总认为，孩子没娘就够苦的了，怎能再忍心责怪他们呢？好心的亲戚们劝他再续一室，父亲坚决回绝：“娃娃们够遭罪的了，我不能再让他们遭受后娘之罪。这辈子再苦再累我认了。”父亲出远门时，一般都是早起五更上路，每当这时，父亲总是悄悄地推醒我，往我的怀里塞上一块干馍，这是奶奶特意给父亲烙的路上吃的干粮，可是父亲宁可少吃，也要给孩子们留下一份。父亲归来大多都是深更半夜，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摸着我的头亲吻，尽管父亲的胡茬子上挂满了冰碴子，但是我总感觉那样的温暖融融，那样的爱意深深。每每这时，父亲总会从怀里掏出一把用他的心焐热了的大豆或豌豆，塞到我的怀里。此时此刻，老泪、小泪就会流在一起，说不清是喜，道不明是悲！

时值抗日战争时期，兵荒马乱，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家里人也因此常常提心吊胆。那时，一家人的家务，主要落在了祖母的身上。祖母已是70多岁的人了，由于年轻时曾孤身承担抚育子女的重任，吃苦太多，再加上祖父走后精神上的摧残，她老人家体弱多病，显得格外苍老，拉巴我们这几个孙子，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我们家的睡觉吃饭再简单不过了：我们奶奶孙子几个人同睡一个土炕，盖着一床破被子，炕中间放一个带火桌的小火炉，冬天放一些煤块生火取暖，夏天放一些柴棍和驴粪蛋做饭。我们的吃食主要是拌汤（即面糊糊），或者小米粥，也叫稠米汤，再就是既有米又有面的米拌面，往往都是做一次吃两顿。我们不知道吃荤、吃炒菜，改善生活的唯一希望是姑姑从她家捎来一些羊肉或者猪肉炒的肉臊子，或者是一些馍馍。每当此时，奶奶会把这些有味儿的臊子调在我们所谓的饭里，我们就这样分享着美味，也因此享受着生活。

这样的日子，太难为我们的老奶奶了。因是用小煤炉烧砂锅，烧壶开水很不容易。冬天煤烟呛人，老奶奶往往就喘不过气了。我们用的，都是从附近自挖的煤，煤质差、毒气大，又没有烟筒，天气再冷也不能关门，屋内屋外一样寒冷。夏天的日子也不好过，烟熏火燎，叫人往往睁不开眼，每做一次饭，砂锅外表都沾满了黑灰，用手一端，十指全黑，再加上汗水、泪水，老奶奶就像背煤人一样，黑乎乎整个一个“黑”奶奶。本来老奶奶就老态龙钟了，再加上这样的生活环境，谁看了都会伤心落泪。就这样，汗水伴着泪水、辛酸浇着苦瓜，在老奶奶抓养了我们两三年后，叔叔实在不忍心再让奶奶陪着我们受罪了，他强行接走了奶奶。我们虽小，但一家人都能理解，奶奶的一生够辛苦的了，再也不能让奶奶的老身病体陪着我们受罪了。叔叔的家境稍微好些，再说还有婶婶伺候，应该让奶奶的晚年过得好一些，这是人们应有的孝道，我们再苦都会理解，都会支持。时至今日，我们仍常常为奶奶没能在我

们家享到清福而感到愧疚,但这也是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在当时无可奈何的事了。

在我的记忆里,叔父是个特勤劳、刚毅、聪慧、精明世理的人。那时,天天抓兵、要粮,逼得正当年的男人们走投无路,叔父携家逃到周家窑的深山沟里。他在那里凑合了一个小窝,一来避兵,二来跑些小生意,还租种了别人的一些旱地。叔父勤劳,谋事有远见,小日子过得还可以。当我的母亲去世后,叔父又舍弃了刚刚拼搭起来的小家,匆匆回到了锁罕堡——他要孝敬老母,也放心不下我们几个没娘娃。当时叔父已有4个儿女,同我们住在一块儿不可能,但叔父叔母对我们的照顾还是很周到的。叔父经常教育我的几个哥哥:“孩子,人穷不怕,但要有志气,有了骨头就会长肉的。”他给我们做出榜样:只要勤快、肯干、穷日子是会熬出来的。叔父的身教言传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叔母则尽力为我们操心吃吃喝喝、缝缝补补。他们待我们像亲生孩子一样。叔父、叔母的大恩大德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父亲(右)和叔父

## 我的哥哥们

奶奶被叔父接去后,我们这个风雨飘摇中的小家更加困难、动荡了。父亲多在外,少在家,为了一家人糊口跑脚不停,大哥这时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家的主男兼主妇。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来说,挑起这样的家庭重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但是,生活的磨难使得大哥成熟了,懂事了,他很操心,也很疼爱弟弟妹妹。家里的活儿他几乎全包揽了,拾柴捞草、把灰煨炕、烧火做饭等等,都是他一人干。他从不厌烦,也从不打骂我和妹妹。我们的家境基本上是有一天吃一天,有一顿吃一顿,所以大哥做饭也很简单,一般都是炒麦子吃——灶火内抓一把草一烧,铁锅烧热了,往里倒一碗麦子,噼里啪啦响一会儿就熟了,然后每人分一些,当然每次都会给我多分一两把,特意照顾。这就是我们的家常饭。晚上,我们兄妹三人一同蜷缩在一个炕上,眼看着天上的星星,耳听着窗外的风声,盼望着早些天明。尽管大哥每天都操心把炕煨得很热,但由于破屋四面通风,还是很冻人的。我记得我们好像没有被子,我常常被大哥搂在怀里,两人合盖一件破山羊皮褂,小妹一个人盖一件破棉袄。我经常感觉到,大哥的手在不停地抚摸着我的身子,生怕我着了凉。大哥一边从头至脚地抚摸着,一边自言自语地念叨:“孛兄弟哟,我们啥时才能活出个人



样儿呢？”这件事、这句话，一直令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是我每每遇苦却从不放松的原因。

大哥除操劳家务、照顾我和妹妹外，还要料理我们旱沙地里的庄稼，一是要除草，二是怕被别人家的牲口糟蹋。就这样，他既忙里，又忙外，还要忙里抽闲给亲戚邻居家帮忙。他常常帮别人家推磨、碾米，顺便也捎带给我们磨点面、碾点米。由于大哥懂道理，干活有眼色、麻利，而且肯卖力，街坊邻里们也都喜欢他帮忙，有时有些好心人也会给他一些微薄的报酬。由此，大哥赢得了好名声，大家都夸他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前面说了，奶奶去了叔父家，按说是应该享些清福了，可是她老人家积劳成疾、积虑成患，自身的疾病疼痛，儿孙们无法代替。后来，她疾病缠身已是卧床不起了，水火也已难送。大哥见状，就主动去扶抬，每天都背新沙换旧沙给她铺垫，让奶奶尽量干净些，好闻一些，这样一直坚持把奶奶送终。大哥是我们兄弟几个中唯一给奶奶敬了孝道的人，所以，我们永远敬重大哥。

就这样，大哥忙里忙外，成了我们家的大忙人。他多的时间不在家，我和妹妹也就成了无人管教的自由人了。有个好心的邻居李三婶，她很喜欢妹妹，经常给妹妹洗脸、捉虱子，还给吃给喝。后来，她干脆就让妹妹住在了她家，实际上她是看妹妹可怜，想好心善意地收养妹妹。她曾向我父亲当面提出把妹妹给她收养，父亲婉言拒绝了：“我已经把一个小女儿给别人了，如果再把这个女儿送了人，死后没法向老伴交代。就请帮帮忙吧，再苦再累我也得把这个女儿养大成人。”

父亲常年在外，大哥又忙忙碌碌，没空看管我，我就成了天不管地不收的流浪儿了。我整天和邻居家的郝蒙头、石三娃、王三娃、吴六三、张六娃等一大帮娃娃淘气玩耍，掏麻雀儿、挖蜂窝儿、打沙蛇鼠等等，整天玩着不回家。肚子玩饿了，走在谁家都看着可怜，好心的人们常常给上半碗剩饭，或者抓给一两把炒面。他们不仅给我吃喝，有时晚上也收留我住下了。饥是一顿，饱也是一顿。有时受人欺辱，相互打架，脸肿鼻青的事也常有发生。就这样，我玩疯了、耍累了，住在别人家，晚上不回家，常常害得大哥满村子找我。大哥找着我，也从不打骂我，只是兄弟两人贴胸相抱，碰头相哭。这样的情景，犹如电影里的镜头一样，常常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后来，看到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时，我不禁泪流满面——这不就是我过去的生活吗！就这样，玩着、耍着、挣扎着，吃着百家饭，我的小命算是活下来了。在我的记忆中，罗家孬表婶、付家三舅母、张家大叔大婶、李家婶婶，还有好多不能道出姓名的大叔大妈、婶婶们，他们都乐善好施，常常给我吃喝，他们的大恩大德我永远难忘。